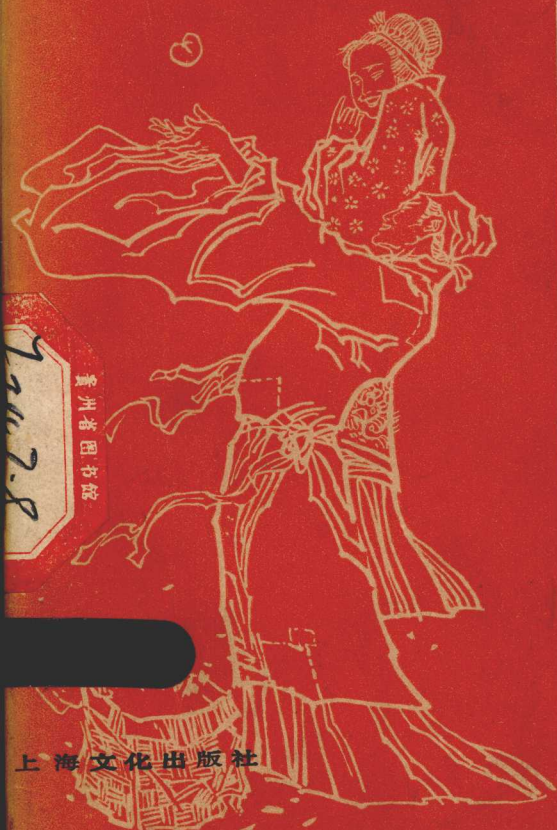


戏剧故事

CAI LOU JI

彩楼记



贵州省图书馆

72467.8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戏剧故事

CAI LOU JI

彩楼记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李宝强
插图：陈 宁

彩 楼 记

于 人 改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2.625 字数 40,000

1956年1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：20,001—90,000册

书 号：10077·0235

定 价：0.24 元

前 记

这个故事是根据川剧优秀剧目《彩楼记》改编的。改编的时候，还采用了福建梨园戏《入窑》的情节。

这个故事描写封建社会一个丞相的女儿——刘翠屏，为了追求幸福的婚姻，反对她父亲嫌贫爱富的行为，坚决脱离家庭，与贫穷的秀才吕蒙正相爱，最后终于获得了幸福。

它也描写了有志有才的穷秀才吕蒙正，在贫困的生活中不肯随波逐流，甘于淡泊自守。同时也善意地讽刺了他性格上的一些弱点，例如：迂腐，多疑，爱好面子等等。

从这一对夫妇的生活中，可以看见：对于具有顽强的生活意志的人，困难是吓不倒他们的。

目 次

一	消息哄动了洛阳城	1
二	五光十色的彩楼	7
三	风雨再大,打不败雄鸡的红冠.....	15
四	逐婿赶女的老丞相	20
五	“一个土丘,怎说是房子?”	30
六	惟有文章不值钱	40
七	先吃饭,后鸣钟.....	45
八	雪地上的脚印	52
九	春风吹到了破瓦寒窑	67
一〇	木兰寺的喜剧	70

一 消息哄动了洛阳城

从前有首民歌说：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，王三姑娘抛绣球。”这首歌是说，古时候有个富贵人家的女子，名叫王宝钏，曾经在十字街头抛打绣球，挑选女婿。

这里，我们也来讲个抛绣球的故事，不过说的不是王三姐，说的是刘丞相的女儿刘翠屏，抛打绣球，挑中了穷秀才吕蒙正的故事。

传说这个故事出在古时候的洛阳。

洛阳是个锦绣繁华的地方。出的牡丹，全国有名。刘丞相一家子就住在洛阳城里。这位刘丞相，单名一个懋字，其实他做丞相还是早年的事，如今年纪大了，告了老，在家里休养。他没儿子，只生了一个女儿，就是前面讲的刘翠屏。

翠屏已长到十九岁，生得好个样儿，又美丽，又大方，人又很聪明；拿洛阳出的牡丹比她，明艳端庄，倒有些相象。她又读过书，会做诗词。女工针指，也样样拿得起；和那些娇生惯

养、贪吃懒做的千金小姐相比，大不相同。

她是丞相的爱女，况且有这些长处，洛阳城内那些豪富人家，哪个不想来攀这门高亲呢？张侯爷挽媒，李尚书求亲，相府厅堂上，体面的媒人去了一起，又来了一起。

这么一来，刘丞相倒很为难哩，这边是官宦门第，那边是富豪人家，女婿呢？听说李家的儿子有才学，风闻张家的少爷志气大；他通共只有一个女儿，答应了张家，又怕得罪了李家。他本来又爱女儿，一心要给她挑个大富大贵、有才有貌的女婿。左拣右选，觉得个个都不错，又个个都不够十全十美。因此一家都没答应。女儿的亲事可耽误不得啦！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，在相府门外搭起一座彩楼来，让女儿自己去挑选，人中选人，宝中选宝，选中哪个，就把绣球抛给哪个。

这个消息一传出来，洛阳城里一班少爷公子都哄动了。有说这个法儿新奇有趣的，有说不大慎重的，有自命人才出众，料想一打就中，因此称赞抛绣球最公平的，也有生得面貌丑陋，生怕自己落选，就说这样做是“伤风败俗”的；你说这，我说那，各说不一。不过，议论尽管不同，各人的心愿却只有一个：希望绣球落在自己头上。

还不止是这些公子哥儿，就是那些举贡生

员，也要来赶这场热闹，总望万一运气好，风向利，就有绣球飞来。

人人都巴望着这一天，有的人在睡梦中也看见红冬冬的绣球，抛过来，滚过去……

这一天终于来了，少爷公子们好心跳啊！哪个不爱牡丹花样的美人？哪个不想早些赶到彩场，好接绣球呢？

天才蒙蒙亮，一乘绿呢轿子如飞似的跑来了，在彩场门口停住；轿内走出一个华贵的少年来，这少年不是别个，是本城有名的胡三公子。要说起他的家底子来，那可厚哩，他爷爷做过太师，父亲现当粮道，家里有上百万的银子，是洛阳第一家富户。这天，他打扮得通身华丽，戴一顶高高的八宝巾，穿一件天蓝底彩绣飞鱼的缎袍，足下锦袜、珠履。八个体面的管家，前后护卫，好气派啊！

胡三公子一下轿，就骂轿夫：“养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走得慢腾腾的，就像怕踩死蚂蚁一样！万一误了我的事，看我回去不打断你们的腿！”一个得力的管家，名叫胡升的，凑近前来，赔笑说：“不急！不急！彩场还没开门哩！公子是头一个到，就凭这点诚心，绣球也稳是公子的。”

胡三公子眨眨眼，把头一摇说：“不见得，不见得。不过嘛，我们总算先来，倒好预备一下。胡升，等会在场内接球的，都是上等人；你派几

个得力的人，在场外站着，闲杂人等，不许他进来乱闯。你们其余的人，都随我进场。听着！绣球来了，眼要明，手要快，一把接住，回去我有重赏！”

他还没吩咐完哩，看见远远又来了一群人，天都大亮了，前面还打着一对灯笼，灯笼上写着“侯府”两个大字。胡三公子一看，就晓得是定远侯的儿子张二棒槌来了，他连忙迎上前去招呼。

张二棒槌骑着马，一见胡三公子，慌忙下马，哈哈大笑说：“这才是‘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’胡三哥，你来得好早！噫，怕一晚没睡吧？哈哈……”

胡三公子听了也笑。他把张二棒槌身上一打量，吓了一跳。只见他头上戴一顶嵌宝紫金冠，身穿五色团花箭袖袍，足下粉底乌靴。张二棒槌人又生得矮，箭袖袍又长，半截扫在地下，那样子，说文不文，说武不武。

胡三公子故意挖苦说：“张二哥，你打扮得好威武呀！自古美人爱英雄，这个绣球怕不是你的！”

张二棒槌还十分得意，故作谦虚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小弟是武将家风，只好穿这一身累赘，不比三哥是文职官，打扮得风流潇洒！”

两人正说着话，忽听背后一个人叫了声：

“张二哥，胡三哥，你们在这里？”

两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柳御史的女儿柳如春。他排行第五，人家都叫他柳五麻子。这柳五麻子平素就欢喜卖弄自己风流俊俏，这一天，自然要加意修饰一番了，他戴一顶时新样软翅学士巾，穿一件石榴红洒花绸衫，足下穿着白绫袜、如意头枣红鞋；手里拿一把折扇，摇摇摆摆，走了过来，人还没走近，先送来一阵刺鼻的香气。

张二棒槌迎着说：“我当哪个喊我，原来是你！”又盯着柳五麻子的脸说：“啊呀！老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粉把脸蛋都涂平了，是不是怕绣球落进了窝儿？”

柳五麻子大笑，拿扇子头敲打他的脑袋，骂他说：“该打！该打！你这棒槌嘴里，就没一句好话！”

胡三公子也掌不住笑了，说：“五哥文采风流，绣球要有眼睛，不打他，打哪个？”

柳五麻子说：“岂敢！岂敢！小弟家里不过是个穷御史，比不得三哥一门鼎盛，又是富盖全城，绣球要往旺处滚哩！”

三个人说笑了一会，那些待选的王孙公子，却越来越多了，只见这边一群，花团锦簇，那边一堆，珠光宝气；彩场门外，就象开了几家珠宝行、绸缎店。

胡三公子他们正等得不耐烦，忽听人丛中

有人在叫：

“看！开门了！开门了！”

胡三公子赶忙抬头一看，果见那两扇松柏扎就、披红挂彩的大门，已八字大开，这些待选的人，也顾不得谦让了，你推我挤，叫叫嚷嚷，拥进了彩场。胡三公子才要回头叫管家，早已足不点地，被众人推拥进去了。

二 五光十色的彩楼

胡三公子一进彩场，就象掉进万花筒了。

这座彩场，可搭得真够富丽堂皇啊！场顶蒙着水红色透明的天幕，悬着百十对精致的宫灯；场子四周张着翠色的帷幔，摆着各色盆花；场子正中，就是那座彩楼了，楼上挂着绣幕，楼口悬了道珠帘，楼栏边布满鲜花。远远望去，就象仙境中楼台一样。

胡三公子正在东张西望哩，忽然听得楼下鼓乐喧天，旁边有人说：“莫吵！莫吵！小姐登楼了！”胡三公子忙看楼上，看见珠帘后面，果然有几个花花绿绿的人影晃动；坐在最前面的约莫就是刘小姐，身后侍立着一群养娘丫鬟。众人马上鸦雀无声的，等待着中选。

张二棒槌恰好站在胡三公子后面，他人又矮，望不见楼上，这还不要紧，更糟的是楼上也看不见他。他心里一急，就向旁边挤，没料到他挤得太猛，险些撞倒了一个人。张二棒槌不好意思，才要卑赔几句，抬头一看，只见那人

生得面皮黄瘦，头上戴顶旧方巾，身上穿了件褪了色的蓝衫，后襟上还补了块大疤；看他这打扮，约莫是个秀才。张二棒槌一见他这副寒酸样子，哪里还愿赔不是！反而大模大样地问：

“朋友，你跑到这里面来做什么？”

那个秀才倒很和气地说：“大家都是一样嘛，我还不是来求佳偶的！”

张二棒槌听了又好气，又好笑，故意问：“你说求什么？”

秀才说：“佳偶。”

张二棒槌问：“好多钱一斤？”

秀才被他问得摸不着头脑，说：“什么好多钱……”

张二棒槌说：“咦，你说的什么家藕、野藕嘛！”

秀才也不动气，说：“你我素不相识，你倒来和我说笑话，我明明说的是婚姻大事，看你扯到哪里去了！真乃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啊！”

张二棒槌鼻孔里冷笑了一声，转面对柳五麻子说：

“看嘛，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！和这种穷酸站在一起，叫人家把我都看矮了！老五，走！我们站到那边去！”

柳五麻子把那秀才上下打量了一下，连忙跟了张二棒槌就走，一面还拿手捏了鼻子，就象

怕被穷气熏了一样。他们一走，胡三公子和几个华服少年也赶忙走开了。

那个秀才本来要发作，后来一想：权当童言无忌，不值得去和这些人计较。这班人走开，地方倒空旷了许多，他一个人昂然站在那里，倒十分惹人注目哩！

众人正望着楼上，忽然看见珠帘拂动，大家都当做绣球抛出来了，有的人自然而然就伸出手来，仔细一看，才不是绣球，是一个须发银白的老管家。老管家走到楼口，对着下面说：

“列位公子听着！我们小姐做了两句诗，要请诸位联上两句。诗句在我手里，都请到楼下来做吧，做好了，写下自己名字，等我们小姐评选。不要挤啊！挨着次序走。”

这班少爷公子听说要做诗，多少人都慌了。胡三公子伸舌说：“这倒没有料着！抛绣球嘛就抛绣球，又兴的做什么诗，不是故意拿难题给我们做！”张二棒槌更急得抓耳搔腮说：“你们文职官还好，象我们这些武棒棒，只会跑马射箭，哪个会弄这咬文嚼字的事儿！”还是柳五麻子沉着，劝他两人说：“你们不用着急，这做诗联句，无非是表达各人的志气，有那个意思就够了，也不必太讲究。来！来！我们先去看看她上两句写的是什么。”

胡三公子和张二棒槌，这时进又不能，退又

不舍，想想柳五麻子的话也说得是，两人就跟他走到楼边来。彩楼下早长长地摆了一排桌椅，桌上铺了红毡，放着笔砚和笺纸。那个老管家走下楼来，手头拿了张梅红色诗笺，叫大家依次传观，然后续上诗句。

诗笺传到胡三公子手里，他看见上面写着两行娟秀的小字：

“一树奇花傍柳荫，往来蜂蝶不能侵。”

胡三公子一看说：“这两句还平常，考不倒我！”就提起笔来，拿一张笺纸，要续做两句；亏得他是名门公子，做了半天，总算完了卷。掉头一看，只见张二棒槌口里含着笔尖，双眼瞪得象对灯笼，那额上的汗珠子有黄豆大小，把紫金冠都泡湿了；面前铺开的笺纸上，画得漆黑乌糟的，就象画了幅水墨鲫鱼哩！他正在作难，幸好他的一个随身书僮赶来了，凑着他的耳朵，唧唧啾啾讲了半天，张二棒槌恍然大悟，急忙写完了诗，回头递与胡三公子说：

“三哥，你晓得我在诗词上头有限得很，胡乱写了两句，你替我斟酌一下，可还使得？”

胡三公子接过笺纸，只见上面歪歪斜斜写着：

“拔山举鼎气盖世，何愁不得虞美人。”

胡三公子喝采说：“妙极啦！妙极啦！张二哥不愧是英雄本色！我也写了两句，倒要请教

请教！”说着，就把自己的诗递了过去。

张二棒槌一看，那两句诗是：

“筑得金屋藏娇媚，名花应属富豪人。”

张二棒槌看了连连鼓掌说：“还是三哥的妙！开口就有富贵气派嘛！”

两个人正在彼此称赞，忽听柳五麻子在旁边朗吟自己的诗道：

“风流俊俏美男子，定是天女意中人……”摇头晃脑，念了两遍，又自言自语说：“天女两个字不好听，要改，要改，改成嫦娥。”一面拿笔改正。

胡三公子听了说：“风流还数老五哩！”张二棒槌也说这诗写得不错。

三个人各在诗后写好了名字，欢欢喜喜交了卷，其余的人也纷纷做了诗；末后才是那个穷秀才走过来，看了原诗，不声不响地续成一首，也落上名字；一总交与老管家送上彩楼去了。一班王孙公子看见这穷秀才也来做诗，都觉得好笑。大家不肯和他站在一处，都挤到右边去，把他孤单单地抛在左边。

约莫等了一顿饭久，先前那个老管家又出现在楼口，众人以为这一下要抛绣球了，都打起精神来，准备接绣球；没想到那老管家忽然对着楼下大声问：

“请问哪位是吕蒙正相公？”

众人听见问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都不知道哪个叫吕蒙正，正在张望，只见左边那个穷秀才应声说：

“我就姓吕，名叫蒙正，你问我有什么事？”

那个老管家看见他衣衫褴褛，有些不相信，迟疑了一下，问他说：“怎么，是你？好吧，你把题的诗念来听一听。”

吕蒙正扫清喉咙，高声念道：

“此花不许凡夫采，留与蟾宫折桂人！”

老管家听了点头，又问：“吕相公，你有功名吗？”

吕蒙正说：“我吗，是个秀才。”

老管家就不再问，走进珠帘回复去了。

楼下的王孙公子们早已等得不耐烦，看见这光景，登时吵了起来，有的说：“为什么还不抛绣球？我们哪有这许多工夫，来听这穷鬼的酸话！”有的喊：“快抛下来！把人腿都站痠了！”七嘴八舌，闹哄哄的，就象打翻了蜂窝一样。

正闹着，楼口出现了两个打扮鲜妍的丫鬟，对众人说：

“楼下不要喧哗，小姐的绣球来了！”

说着，揭起帘子，刘翠屏在楼栏边露出半身，众人看见她那种秀丽的光彩，就象走进春天的花园，连眼睛都亮了。她手上拿着一件东西，不是绣球，却是一面彩绣的锦旗，上面缀着无数